

話文藝的桑蔴

端木虹著

鐵山泥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前言
文藝評論

話文藝的桑葚

端木虹著

出版：鐵山泥出版有限公司

KERSANI PENERBIT-PENERBIT SDN BHD
No. 72, Jalan SS 15/4B,
Subang Jaya, Selangor.

印刷：PROGRESSIVE PRINTING CO. SDN. BHD.

AS-2, Jalan Hang Tuah Satu,
Salak South Garden, K.L.

編號：松栢書系 010

日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定價：M\$ 6.00



作者簡介

端木虹，又號葉諦，巴力門，本名黃愛民，出生於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廣東瓊東縣人，現為甲州某小學校長。

端木虹五十年代末期即崛起文壇，先從事散文小說創作，七十年代以後偏向詩歌發展。是一名篤實的文藝工作者。歷任青春出版社社長，前華商報文藝版編輯，寫作人季刊主編。現為南馬文藝研究會副會長，大馬寫作人協會理事。

作品結集者計有小說集《賽納姑娘》、《魔沼》、《從黑夜到天明》、《含笑青山》、散文集《重亮的燭火》、詩集《山雀的早晨》、《湖的傳說》。

《松柏書系》出版前言

本社編印《松柏書系》的目的，是希望在我國開創一個文化事業的新天地，為馬華文壇增添一份綿力。這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我們當量力而為，抱定提供健康讀物，充實精神生活的宗旨，嚴格注意出版物的質量，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漸增加出版數量，努力達到質量並重的要求。

當前我國的讀書風氣不盛是不爭的事實。人們的文化生活非常貧瘠；而物質對青少年的誘惑却是那麼的大，流連於歌台舞榭，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的人，可說比比皆是，在這種現實面前，要搞好我們的出版事業，當真是荊棘重重，令許多有心人都望而却步。鐵山泥出版社當然也沒有什麼法寶可以披荊斬棘，保證可以順利邁步前進，我們有的只是一股推廣馬華文藝作品的熱忱，希望在冷寂的我國華文出版業上激起一點火花，也就“不虛此試”了。

我國當前的華文出版業，雖還不至於是一蹶不振，但總是在風風雨雨中求生存，質與量方面都還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也是華文出版業求生存的當務之急，基於這一概念，鐵山泥出版社當首先注重質地的問題，然後才是數量的問題，但我們的能力有限，經驗也不足，因而缺點肯定不少，我們懇切歡迎關心華文出版業，熱愛馬華文學的人士能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和打氣，這樣，我們即使跌倒了，也有勇氣爬起來再前進！“鐵山泥”還是一棵剛抽秧的小樹，它需要愛護

和養份，才能成長壯大。

《松柏書系》中的各個寫作者，在我國文壇上，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為馬華新文學獻出了他們的一份辛勞。這套書系的出版，無疑是馬華文壇上的一宗大事，值得重視。

收在這套書系中的作品，體裁各異，讀者當可從中看出當前馬華文學創作活動的一般概況和趨向。

我們為這套書系取名曰《松柏書系》，除了冀望本社的生命力能頑強外，更盼望我國華文文化事業能與松柏爭綠鬥翠，萬古長青！

我們也願借此機會向所有關心我們的出版事務，以及所有曾在各方面協助我們的朋友們致最誠摯的謝意。

自序

參與寫作行列，想在文學領域裡做一點拾荒工作的心願，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偶然。我十歲時，家境貧寒，生活在僻陬的山腳地帶，面對群山，沒有金色歡笑的童年，內心孤苦，其情可知。晚間，一燈如豆，唸過書後，家父總是嚴伺在側，不是逼練算盤，考背九歸口訣，便是講述待人處事的道理。就在這樣的日子中，他不只一次地提醒我，我務必要爭氣，因為我們祖上幾代都是貧農，粗知詩書的也不多。他對我的期許是：能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固然是好，要不然，做一個成功商人也行。

中學時期，當家父還健在的時候，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孩子，在文藝園圃中揮下了那第一鋤，接着的却是選擇了在當時與貧農命運不相上下的教書生涯。家父沒有說什麼，我也不知他要說什麼，對於一個歷盡無限苦難，隨人到番邦謀生的貧農來說，他眼裡只能有燦閃着驚喜的淚光，他不再對我有所苛求。

今天，在這兩條路上，我的走姿縱然不是載欣載奔，春風得意，可也穩健沉着。在教育圈裡是堅守崗位，文學領域裡却始終保有那一份藝術操守，我沒有做對不起家父的事。這是家父謝世二十二週年後的今天，我在緬懷他之餘所要講的一些心頭話。

「話文藝的桑葚」是我的第八部作品。

內容從最早的報章副刊評述文字到「寄友人書」中的篇章，前後跨越了十多個年頭。由於歲月嬗遞，時空流轉，生

活環境與個人心智發展都起着必然性的改變，因此讀者們很容易就能從我的藝術創作風格，以及前後期文藝觀中覺察到大幅度的異同。進步發展寓於革新改變，我不知道我的改變是否也在標示着一些進境。面對浩渺廣大的文學世界，我但願這種真誠探求藝術真理的精神能長以爲繼。我渴望關愛我的文藝界前輩、知友以及讀者們，給我一臂助力。

「話文藝的桑麻」內分三輯。第一輯是「寄友人書」，共是八篇。內容針對時下馬華詩境，表達一點個人的觀點。我無意領導輿論，更沒有移風易俗的影響力，區區之見，只在指陳當前事實，讀作者群是不一定要夥同我的看法的。第二輯「話文藝的桑麻」除文藝評論外，也參雜一些文藝生活的感受，淺談有關文藝桑麻情事的篇章。第三輯「文藝評論」共收七篇評論。這些都是發表在孟沙兄所主編之商報文藝副刊「綠野」版一年來的評述文字。「綠野」是七十年代前後期中一個甚爲重要的文藝副刊。它出現在低氣壓的馬華文壇，執着一端的萎落過渡到另一階段的興旺，是文學史上不能忽視的一股動力。把這些評述文字收錄，除有意保留史實以外，它也具有一個“史的回顧”的價值。我期盼着過去一批批有潛質的篤實文藝工作者群紛紛來歸，共爲我們的文壇，開拓一個新境界。

乙丑年盛夏 熊崗

鐵山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松柏書系》

- | | |
|------------------|-------|
| 1. 樹大根深（長篇小說） | 方北方著 |
| 2. 文苑散葉（文壇軼事） | 韋 暈著 |
| 3. 塵網飛絮（雜文） | 孟 沙著 |
| 4. 麒麟刺（雜文） | 甄 供著 |
| 5. 亂世兒女（長篇小說） | 原上草著 |
| 6. 高冠長劍集（雜文） | 伍良之著 |
| 7. 我何曾睡着（詩歌） | 吳 岸著 |
| 8. 可可園裡的黃昏（短篇小說） | 駝 鈴著 |
| 9. 市居草（散文） | 鍾夏田著 |
| 10. 話文藝的桑麻（文藝評論） | 端木虹著 |
| 11. 永樂隨筆（散文） | 永樂多斯著 |
| 12. 最後一顆榴槤（短篇小說） | 碧 澄著 |

馬華當代作家文集 全套共十二本

歡迎郵購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目錄

第一輯：寄友人書

現代，勢所必然·····	1
我與現代詩·····	3
詩風轉向·····	7
和而不同·爲現代詩辯·····	13
打破規矩·自立方圓·····	22
「意象」與「現代詩」答客問·····	27
現代詩與回歸·····	35
再爲現代詩辯——兼論「正名」·····	40

第二輯：話文藝的桑葚

詩藝的探求·····	48
話文藝的桑葚·····	61
癥結在那裏·····	65
復甦的文壇與批評風·····	67
「土地的兒女」序·····	73
關於自然主義·····	76
讓我們貫穿連來·····	79
傲骨的聯想·····	82
「號角」序·····	84

望塚崗夜話

望塚山·····	86
----------	----

兩則故事.....	87
-----------	----

文壇漫步

賀「濤聲」，說「濤聲」.....	90
「吡叻月刊」的感想.....	91
生活的詩篇.....	93
—評介孟沙小說集「愚人」	
依依爐裡烟.....	99
—「明天，我要走快一些」讀後	
批鱗銳筆.....	105
—讀鍾夏田雜文集「摸象集」	

第三輯：文藝評論

鮮花怒放.....	111
—一、二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憑窗眺綠野.....	124
—三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成長與茁壯.....	131
—四、五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生活的樂章.....	143
—六、七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綠野的盛裝.....	156
—八、九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綠野中的景緻.....	169
—十、十一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北風殘冬.....	179
—十二月份「綠野」作品述評	

第一輯：寄友人書

現代，勢所必然

××：

拉讓江畔詩人吳岸兄，於二月間一個深宵蒞訪。我們前此素未謀面，只憑類聚，僅憑一個話題——詩歌表現手法與新方向，便毫不隔膜地攀談了一個中宵。這樣海闊天空，盡吐肺腑，本身不僅是一種文學執着性與沖動性，實則也是時代賦予每一位文藝工作者的歷史任務及使命感使然。我這樣說，旁人也許要自謙，但是認真對待文學的人，確實是有感責無旁貸的。

吳岸兄是詩人，我近來在說和做方面，幾乎都傾向於詩。我們由詩入手分享經驗，爭論問題核心也是順勢所趨的一樁賞心樂事。我所言問題核心，其實便是詩歌興革問題。再簡言之，便是我們的詩壇，要寫怎樣的詩。

要寫怎樣的詩，這句話其實並不甚恰當。文學是有其強烈的本質性在，它是不能被指使與限制或規範的，任何約束文學本身的桎梏與枷鎖，實則都是在戕害而非助長，文藝政策更是免談。我所談的“我們究竟要怎樣的詩”不過是重申一個事實，並非有意立定規範，下個什麼界說。

詩歌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降，歷經一甲子的辰光。茁長期在中國，發揚光大之者却在港台。就中以台灣詩壇，興革最烈。現代文藝思潮湧入新馬，大約始於六十年代初期，這

方面、蕉風、學生周報及一些來自港台的作家，扮演了一個積極引荐的角色。此後，現代詩逐步滋長，逐步繁衍，擴大影響力，漸為讀作者群所接受，已是不爭的事實。

我無意在此複述現代詩的由來及其發展史，這方面溫任平先生及其天狼詩社，已作了相當詳盡的闡述，在推動發展上更是不遺餘力，我不隱諱我的敬意。

我們的詩壇，特別是詩人們，對文藝新思潮的存疑，不照單全收的態度是充份符合治學的基本精神，而擇優改善，逐步匯流却是必須，是邁進而非故步自封，這點很重要。

我們今日的詩壇，我深信詩人們都渴求創新，沒有人願自豎藩籬，抱殘守缺，仍然那一套陳腔濫調，文藝八股。

現代詩無可諱言涵括着隱喻着現代人的心態理念。在創新求變，打破規律，擺脫傳統束縛，徹底揚棄舊框框，建立新文學風格這點上，是符合文學創作演進過程的歷史趨勢與意義。在演進過程中難免暴露出來的弊端舛誤，絕無損於文藝思潮的演繹與發展，這是可以肯定的。

在我國發展現代詩，許多人也許立刻聯想到港台，並以之為圭臬為依據，我無法苟同這個。現代詩由工業革命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由西而東，雖然衍生自西方文藝思潮流派，至終遍布世界，對我們而言，只能說是視之為時代文風的催化，我們可以參考發展，在無須因襲的情況下，在本身的領域中發展自己的現代詩，而這種新詩觀可以根據本國的地緣風物、生活方式賦予新概念，新意義，以及新生命，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行書至此，我要交代的是：此函僅屬一個開端，在時間環境允許之下，我將和你展開有關現代詩多層面的一系列討論，盼不吝惠予補充指正。

我與現代詩

× ×：

很感謝你屢屢爲拙詩做評介的工作。在一些讀作者想像中，莫不以爲你我不是芳鄰，亦屬同鎮，時常聚首談文說藝，這樣，在言談諮詢過程中，我的所謂“端木虹式的現代”（一些文友的戲謔詞）作品中的詩思，構想及其涵蓋意義，便盡爲你所攝，繼之彙而成篇。蓋現今流行的說法便是蓄意“互相揶揄”，你也彷彿自甘墮落，淪爲朋友主義的文藝掮客了。

這種風言風語是無法避免的，我不介意這個，事實上，從發表第一篇作品開始，亦自小馬試蹄的年代開始，我就不斷地爲狂風暴雨，明鎗暗箭所殘，出道至今，鮮受鼓舞。我似乎是在麻木中求存，我沒有過輝煌的歲月。

你的出現，常常給拙作提醒匡勸，這股友情的芬芳，不禁叫我常語身旁人曰：“這倒是我文學界的孫觀漢呵！”這便是緣何我要對你的豪情勇氣表示肅然起敬的原因。

你我城鄉遙隔，各有所忙，生活担子也不輕，彼此難有閒情機會剪燭西窗，共作砥礪，庶幾創作水平得以躍進些步，纔是可惜。

前承來信表示渴望了解我的“詩風轉向”因由，一時間真是無語奉答。事隔多月，仍然未置片言，如今想來，殊覺愧對知友。那天一時衝動，信手寫了一篇「現代，勢所必然」，並在信末表示有意通過寄友人書，與你討論現代詩問題，現在便趁此機會聊以作覆，藉舒哽喉之悶。

大約一九七六、七七年間，我一反過去的疏懶認真地看了一些書，從詩經楚辭，先秦諸子一直到白話文學，包括今天中外現代主義作品，生吞活剝，簡直是飢不擇食，在讀書研究時期，正是新馬兩地歪風狂吹，偽現代詩當道，劣詩普遍充斥達至令人髮指的時候。其時，我乃以“巴力門”署名，在文壇漫步這塊小欄上檢舉了一首現代詩，以示厭惡，同時也表示抗議。我猶清楚記得那首爲我所厭惡的詩作，題爲「鯪鯉與恐月症」，作者是飄貝零。如果這算是批判的話，那麼，在新馬文學主流——現實主義這個大纛之下，我應該是表現了一點守土抗黑的忠貞，我應該是心安理得了。然而，事實是不是這樣子的呢？

我仍然無法忘懷自己在萌芽期所飽受的摧殘，被扼殺後幾乎遠離文壇的事實。雖然對成長中的飄貝零我並無施予重手，但這件事却震撼了我的藝術良知，在服膺文學創作側重自由表現的大前提之下，經驗告訴我，那種批判方式是不當的。我不該意氣用事，我應該根據客觀的指陳，羅列實據，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深入詩作核心，娓娓分析，務必作者了解舛誤弊端所在，進而警惕，知所取捨，這樣即可免於無原則扼殺之嫌，也與自己多年來維護獎掖後進的愛心與原則相吻合。

因爲對現代詩了解不多（其時也不願認真地去了解），我損傷了飄貝零，也損傷了自己，我好難過。我想，對於自身行徑上的錯誤，補贖是必需的，我必須深切地去了解現代詩。

於是，我進入了現代詩的世界。

在研究現代詩的起始，我堅持不先讀理論文字，理由是避免思想感情受左右或“先入爲主”的影響。俟現代詩的特徵、內涵及其表達手法獲至明確的概念，胸有成府了方研讀論述文章及其史料。總而言之，我是不斷地以質疑的眼光，去

看待這個事際上已在外國繁衍盛行了數十年的新詩派，在台灣，這股運動也風起雲湧了超過半甲子的辰光。在詳研歐美著名現代主義詩人作品的同時，我也從台灣若干傑出詩人如：紀弦、余光中、鄭愁予、痖弦、羊令野、洛夫、白萩、羅門、楊牧、商禽、葉維廉、辛郁、周夢蝶、羅青、方思、方莘、蘇紹連、夏虹以及早期覃子豪等人之詩作中獲得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溯流而上，我追讀了李金發、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作品，並重溫徐志摩。現在是密切關注普遍在中國引起爭論的“朦朧詩”的來龍去脈及其發展。

漫行於現代詩的世界中，開始的感覺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面對繁複多變的現代文學世界，企圖說服自己，逼令徘徊傳統門檻，認識不多的自己清理出一個系統明朗的詩觀，端是不易。這何嘗不也是一場激烈的自我鬥爭。

紀弦是台灣現代詩發展的重要奠基人，在論現代詩時表現的那股堅決、肯定、富歷史眼光、豪壯果敢的精神，浩然得叫人肅然起敬。他主張現代詩應揚棄消極病態與世紀末的一面，廢棄新形式主義傾向，縱慾主義傾向，虛無主義傾向（包括超現實主義），擺脫怪異、虛無、晦澀、胡扯難懂的弊端，開闢一條康莊大道，以便最終目標與“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相契合”。他的主張對五四以來的新詩做再革命工作，力求新詩現代化的呼籲也頗得我心。雖然，紀弦本身在詩歌創作的造詣未必已臻化境，觀點未必全然正確，理想未盡達到預期目標，但在中國詩壇史上是足領風騷的了。

現代詩雖是兩次大戰前後，在西歐文壇上流行的現代主義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詩派，（借用紀弦的理論）對今日的我們來說，根本無需處處惟馬首是瞻，未必要全盤照收，納入主流；主要是有必要認同一個事實；中國自由詩自五四運動以降，歷經一甲子，已達到需要創新求變，迎向時代潮流的時刻。這是符合文學發展演進過程的歷史趨勢。

好的現代詩，具有組織綿密、意象飽滿、主題明朗、遣詞用句不落俗套，不拘泥於形式，更不陳腔爛調，讀後韵味無窮的優點，它知感結合，即物窮理，內省觀照，均屬海闊天空，可任君驅馳。

它不如人們想像中的那麼丑陋可怕。何況，紀弦及許多著名詩人曾屢屢強調：“現代詩並不是自由詩的反動，現代詩是自由詩的發展”証諸今日普世文學界發展趨勢，誠信此言不謬也。

我乃基於多方觀察實証，終於同意了現代詩。